

《华盛顿时报》2006年3月24日刊登记者比尔·葛兹（Bill Gertz）的文章说，一名中国记者揭露在中国北部有一家秘密集中营，这家集中营被医院用来摘取人体器官，并贩卖给国内外的买主。

文章说，最近，一位化名为金钟的记者逃离中国。金钟在采访中说，他头一次听说摘取器官的事是10月和12月，那些被摘取器官的囚犯者是法轮功学员。

金钟说：“这是谋杀，这是国家实施的谋杀行为。”“这种行径必须停止。”

金钟曾为一家日本新闻社提供稿件。他在寻找有关中共政权对萨斯的反应时，发现了地下关押中心。

金钟说，一名中共官员第一次披露这种秘密作业是在辽宁省中西医血栓医院进行的。这家医院位于中国东北的沈阳苏家屯。

金钟说，他发现在医院的下面建有大型监狱，而法轮功学员就被关在那里。有

6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这个地下设施。

这家医院摘取被囚者的肾、肝、眼角膜。然后这些器官被出售给等待器官移植的中外人士。

向金钟提供消息的包括该医院一名医生的太太，这名医生也曾从事摘取器官作业。这名医生因从事这种可怕的器官摘取作业以及披露这种秘密活动，而遭受心理障碍。后来这名医生的太太也逃到美国。还有几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揭露了从被囚者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

金钟说，他必须隐去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受到中共特务的威胁。他以前曾因他的报导两次被捕，最近终于逃到美国，他希望寻求政治庇护。

金钟说，被囚者们的尸体被投入到医院的锅炉里烧掉。在锅炉房工作的工人从尸体上拿走珠宝和手表，并将他们出售。他说他已将这些摘除器官的事件报告给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国会议员们。◇

《华盛顿时报》报导苏家屯

明慧週報

本溪版

第3期

2006年4月7日

明慧简讯



2006年3月25日，来自全球的四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反迫害大游行。3月26日，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美国纽约麦迪逊花园剧场举行。

联合国立案调查苏家屯集中营



联合国酷刑问题调查员曼夫德·诺瓦可先生

【明慧网2006年3月31日】据路透社3月30日日内瓦消息，联合国酷刑问题调查员诺瓦克（Manfred Nowak）星期四表示，他正注意法轮功的指控，即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共的“集中营”内，其中一些被杀害，这项控告指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出售，“目前尚未有人能够离开这座集中营。”诺瓦克在新闻发布上说：“目前，我正在尽全力调查这些控告，如果我的调查发现这是严重的、证据确凿的控告，我将正式向中共政权提交这一控告。”◇

朵里。“小号”当然是关押这些坚定的大法弟子的地方了。家住牛心台的大法弟子孙铁春，经常看管他的普教们都称其为“铁人”，多次宣布坚定修炼。因屡受酷刑，听觉残疾，手臂活动不便。由于不配合邪恶安排，在“法制中心”“蹲小号”次数最多，而且加期时间也很长。对绝食反迫害的大法弟子，“法制中心”采取野蛮灌食，并扬言“灌死你”。如果吐出来，捞起来接着灌。有位大法弟子被连续四个多月强行灌食，到后来灌的水都吐出来了。恶警们束手无策，便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送到精神病院进行迫害，直到真的精神失常才由家属接回家。◇



曝光

本溪教养院“法制中心”的洗脑手段

【明慧网2006年1月4日】本溪市威宁营劳动教养院法制教育中心（原戒毒所）以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而臭名昭著。这里受迫害的都是男性大法弟子。教养院政委陈忠维、“法制中心”所长刘绍实、教导员赵世春、心理矫正室副所长郑涛、主管法制教育副所长郭铁鹰、队长丁会波、韩亮等人是进行迫害的主要罪犯。为了达到给学员洗脑的目的，“法制中心”成立“帮教组”，由恶警和“民管会”骨干组成。其中，有三名长期外雇的人员。帮教组由陈中维、刘绍实等人直接指挥，不分昼夜的给坚定的大法弟子做所谓的“帮教”。完全是在暴力、恐吓、强词夺理、辱骂等流氓气氛中进行。帮教人员大肆兜售恶党暴政邪说及邪悟歪理，强行将炼功人双腿反盘，或捆绑起来打嘴巴，或往座下塞师父法像等等卑劣行径不胜枚举。

“法制中心”对没有“被洗脑”的学员实行严管。安排一至两名“包夹”，除睡觉外寸步不离，并且严格限制言行，不准许与他人讲话，每个寝室里包括厕所都安装了监视器，能自动录音录像，二十四小时监控。在学员中还安排了特务，每一句话，每一件小事都能传到恶警的耳

聋哑夫妻的故事

【明慧网】我和丈夫都是名符其实的聋哑人，我还行，能弄点笔墨；丈夫就差多了，写出来的别人都理解反了。

在我修炼法轮功前三年，师父就来过我家。那是1994年，我因患一种疑难病，医院治不了，正发愁，恰好丈夫就读过的聋哑学校有个老师认识师父，把师父请到我家。当时我不在家，师父通过遥视功能看见了我和丈夫，说出了长相、装束，人在干什么。数天后，那个老师来我家，告诉我师父的层次非常高，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很快我的病症消失了。后来我明白了，是师父把我身上的病根清理了。

1997年因肾炎病复发，在难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拿起《转法轮》，一遍书看下来，脱胎换骨一般。

在修炼之前，我和丈夫感情不好，结婚十五年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修炼大法后，我开始重德，对丈夫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他感动极了，因此由衷的感谢师父和大法。

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以后，我决定站出来为大法说公道话，丈夫也要求跟着我做，并表示要和法轮功学员同生共死。



2002年正月初八，我俩在讲真相时双双被恶警绑架，被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在那里，他受到的迫害比我还重，但他什么也没说。提审后有人问：怎么处置他俩？关两个哑巴干啥，给放了。警察感到不可思议，连哑巴都出来维护大法，还俩口子呢。

随后，不法人员利用亲人阻止丈夫讲法轮功真相，婆家全家人给我们施加压力，不许我们出去。我知道这是因为家里人不明真相，受谎言毒害太深，于是我把最难以启齿的事告诉了家人，目的是让他们知道大法给这个家、给他们的儿子带来了什么好处。丈夫为什么这么坚定，谁在给他造福，并反问他们这一切都是XX党惹的祸，你们为什么不敢去针对它，反而针对有恩于自家的大法？他们无话可说，走了。几天后他们回来道歉，表示不再干扰。

从此以后，丈夫一直跟着法轮功学员向世人讲法轮功真



德国民众在详细了解发生在苏家屯的罪恶



德国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集中营暴行

相，用他自己的特长制作真相横幅。看着他那认真的劲头，我很受感动。

我深深体悟了师父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的慈悲救度。

聋哑人在社会中，是最低层、最不起眼的。然而，我和丈夫却始终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

(文 / 大陆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师父当年在中国传大法，千辛万苦，走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千千万万个有缘人，从全国各地赶来聆听师父的亲自传功讲法。每当学习班要结束，学员都恋恋不舍，都想在师父身边多呆一刻，这一刻是多么珍贵啊！

师父每到一处办班除了本地学员，还有一群跟着师父走的“跟班”学员，师父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我有幸成为这“跟班”大军里的一员。

记得在广州、济南一下火车，就有一只挂着“法轮功”牌子的车队来接站，这都是师父操心给安排的。在广州体育馆门外的广场上，在师父办班期间有几十辆大小客车挂着“法轮功”的牌子，接送听课的学员。一路上浩浩荡荡，行人都驻足观看：啊！法轮功这么多人！

在延吉学习班上的第一天，几千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而我身旁却有几个空位子，我想这是谁呢？师父都讲课了，怎么还不来？正想着，只见一位中年男子风尘仆仆的带着两个男孩，一个八、九岁，另一个十一、二岁，来到空位子上坐下，说是刚下火车。我轻轻的问了一句：“哪来的？”他回答：“甘肃来的。”我不由的“啊”了一声：这么远哪！这时就听见师父说：这个法传的是够大的，很远的都赶来了。

师父什么都知道啊！这时只见那两个小男孩轻轻的把两腿一盘，挺直了腰板，认认真真的听师父讲法。我在想：只有这么大的神圣的宇宙大法，才能吸引这么多的有缘人万里迢迢的来听法。

『跟班』学员忆师恩



后来听说新疆地区还来了一批到广州听法的有缘者。

一位学员，是安徽农村来的小伙子，1.80米的大个，长的很帅气，他告诉我，半年前他还是一个残疾人，腰弯的快成90°的罗锅，是师父第一次在安徽讲法时，当地的气功协会把他介绍给师父的。师父几次拍拍他的后背，他的腰就直起来了，他对师父的感谢无以言表，也是师父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后来的学习班上师父知道他经济很困难，还免了他的学费。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溶进了多少师父的操劳和心血啊！

提起学费，当时法轮功学习班收的学费在全国气功班各门派的收费中是最低的，而且跟班的老学员只收半费。因为法轮功的收费低，引起其它门派的不满意，跟气功协会提意见要师父提高收费的标准，但师父一直都没动。

照相，是所有参加学习班学员的心愿。师父无论怎么忙、怎么辛苦，从不拒绝学员的要求，安排时间照相。几千名学员都要跟师父照相，谁也不放弃。夏日的郑州，赤日炎炎。师父总是祥和的、慈悲的、笑容满面的走来走去与大家一起照相。

今天回忆起师父当年在大陆传法的千辛万苦，和我们表面上能感受到的师父对弟子的呵护、珍惜，那真是沧海一粟！实际上师父为我们的付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然而永远也不会忘怀。(文 / 大陆法轮功学员)◇